

南嶽大乘止觀序

途五

而游路勤畏無提督則微筆引來夫行尚書序之員外郎提督僧紫朱顯流

鶴林示滅而來賢聖應世者非一咸以六度
萬行通達大智安住於法界拔濟於羣迷金
文寶軸具載於諸法之藏若夫空一切法證
一切性不於三界現其身意達正覺之真源
顯毘盧之實相則見乎南嶽大師之止觀也
大師靈山佛會之聖眾三世化緣於衡岫密
承佛旨親聽法音總馬鳴龍樹之心要具善
提涅槃之了義故著止觀上下二論遣真妄

於一念明體相之無迹空拳舒手無物可見
則止觀之理自是而顯寂照之門由是而入
為出世之宗本作佛種之導師不歷僧祇直
階聖位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啓迪來者而人
世未之普聞修者未之普見流于海外逮五
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
來復歸聖朝天禧四年夏四月靈隱山天竺
教主遵式將示生生之佛種成成上上之勝
緣乃俾刻其文又復以序為請重念如意稱
珠已還合浦虛室生白坐見法身顧鑽仰之

未至抑稱讚之無取但願一切有學一切信心見者能修修者能證對諸境而不動於諸法而無滌一受不退一得永得盡未來際常與南嶽大師俱生行如來事焉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一

陳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行者若欲修之當於下止觀體狀
文中學若有所疑不决然後偏讀
當有斷疑之處也又此所明悉依
經論其中多有經文論傷不得
淨御之恐犯
無敬之罪

有人問沙門曰夫稟性斯質託修異焉但匠有殊彫故器成不一吾聞大德洞於究竟之理鑒於玄廓之宗故以策修冀聞正法爾沙門曰余雖幼滌緇縑風少餐道味但下愚難改行理無露今辱子之所問莫知何說也外人曰唯然大德願無憚勞為說大乘行法謹即奉持不敢遺忘沙門曰善哉佛子乃能發是無上之心樂聞大乘法汝今即時已超二乘境界況欲聞而行乎然雖發是勝心要藉行成其德但行法萬差入道非一今且依經

論爲子畧說大乘止觀二門依此法故速能成汝之所願也外人曰善哉願說充滿我意亦使餘人展轉利益則是傳燈不絕爲報佛恩沙門曰諦聽善攝爲汝說之所言止者謂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自非有不生不滅但以虛妄因緣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作是觀者能令妄念不流故名爲止所言觀者雖知本不生今不滅而以心性緣起不無虛妄世用猶如幻夢非有而有故名爲觀外人曰余解昧識微

聞斯未能即悟願以方便更爲開示沙門曰然更當爲汝廣作分別亦令未聞尋之取悟也就廣分別止觀門中作五番建立一明止觀依止二明止觀境界三明止觀體狀四明止觀斷得五明止觀作用就第一依止中復作三門分別一明何所依止二明何故依止三三明以何依止初明何所依止者謂依止一心以修止觀也就中復有三種差別一出衆名二釋名義三辨體狀初出衆名者此心即是自性清淨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復名法

身又稱如來藏亦號法界復名法性如是等名無量無邊故言衆名次辨釋名義問曰云何名爲自性清淨心耶答曰此心無始以來雖爲無明染法所覆而性淨無改故名爲淨何以故無明染法本來與心相離故云何爲離謂以無明體是無法有即非有以非有故無可與心相應故言離也旣無無明染法與之相應故名性淨中實本覺故名爲心故言自性清淨心也問曰云何名爲真如答曰一切諸法依此心有以心爲體望於諸法法悉

虛妄有即非有對此虛僞法故目之爲真又復諸法雖實非有但以虛妄因緣而有生滅之相然彼虛法生時此心不生諸法滅時此心不滅不生故不增不減故不滅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故名之爲真三世諸佛及以衆生同以此一淨心爲體凡聖諸法自有差別異相而此真心無異無相故名之爲如又真如者以一切法真實如是唯是一心故名此一心以爲真如若心外有法者即非真實亦不如是即爲僞異相也是故起信論言一切

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
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以此義故自性清淨心復名真如
也問曰云何復名此心以為佛性答曰佛名
為覺性名為心以此淨心之體非是不覺故
說為覺心也問曰云何知此真心非是不覺
答曰不覺即是無明住地若此淨心是無明
者眾生成佛無明滅時應無真心何以故以
心是無明故既是無明自滅淨心自在故知
淨心非是不覺又復不覺滅故方證淨心將

卷五

知心非不覺也問曰何不以自體是覺名之
為覺而以非不覺故說為覺耶答曰心體平
等非覺非不覺但為明如如佛故擬對說為
覺也是故經言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
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
俱離此即偏就心體平等說也若就心體法
界用義以明覺者此心體具三種大智所謂
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是覺心體本具此三
智性故以此心為覺性也是故須知同異之
義云何同謂心體平等即是智覺智覺即是

心體平等故言同也復云何異謂本覺之義
是用在凡名佛性亦名三種智性出障名智
慧佛也心體平等之義是體故凡聖無二唯
名如如佛也是故言異應如是知問曰智慧
佛者為能覺淨心故名為佛為淨心自覺故
名為佛答曰具有二義一者覺於淨心二者
淨心自覺雖言二義體無別也此義云何謂
一切諸佛本在凡時心依熏變不覺自動顯
現虛狀虛狀者即是凡夫五陰及以六塵亦
名似識似色似塵也似識者即六七識也由

此似識念念起時即不了知似色等法但是
心作虛相無實以不了故妄執虛相以為實
事妄執之時即還熏淨心也然似識不了之
義即是果時無明亦名迷境無明是故經言
於緣中癡故似識妄執之義即是妄想所執
之境即成妄境界也以果時無明熏心故令
心不覺即是子時無明亦名住地無明也妄
想熏心故令心變動即是業識妄境熏心故
令心成似塵種子似識熏心故令心成似識
種子此似塵似識二種種子總名為虛狀種

子也然此果時無明等雖云各別熏起一法要俱時和合故能熏也何以故以不相離相藉有故若無似識即無果時無明若無無明即無妄想若無妄想即不成妄境是故四種俱時和合方能現於虛狀之果何以故以不相離故又復虛狀種子依彼子時無明住故又復虛狀種子不能獨現果故若無子時無明即無業識若無業識即虛狀種子不能顯現成果亦即自體不立是故和合方現虛狀果也是故虛狀果中還具似識似塵虛妄無

明妄執由此義故畧而說之云不覺故動顯現虛狀也如是果子相生無始流轉名為衆生後遇善友為說諸法皆一心作似有無實聞此法已隨順修行漸知諸法皆從心作唯虛無實若此解成時是果時無明滅也無明滅故不執虛狀為實即是妄想及妄境滅也爾時意識轉名無塵智以知無實塵故雖然知境虛故說果時無明滅猶見虛相之有有即非有本性不生今即不滅唯是一心以不知此理故亦名子時無明亦名迷理無明但

逢五

六

細於前迷事無明也以彼麤滅故說果時無明滅也又不執虛狀爲實故說妄想滅猶見有虛相謂有異心此執亦是妄想亦名虛相但細於前以彼麤滅故言妄想滅也又此虛境以有細無明妄想所執故似與心異相相不一即是妄境但細於前以其細故名爲虛境又彼麤相實執滅故說妄境滅也以此論之非直果時迷事無明滅息無明住地亦少分除也若不分分漸除者果時無明不得分分漸滅但相微難彰是故不說住地分滅也

今且約迷事無明滅後以說住地漸滅因由即知一念發修已來亦能漸滅也此義云何謂以二義因緣故住地無明業識等漸已微薄二義者何一者知境虛智熏心故令舊無明住地習氣及業識等漸除也何以故智是明法性能治無明故二者細無明虛執及虛境熏心故雖更起無明住地等即復輕弱不同前迷境等所熏起者何以故以能熏微細故所起不覺亦即薄也以此義故住地無明業識等漸已損滅也如迷事無明滅後既有

述五

七

此義應知一念創始發修之時無明住地即分滅也以其分分滅故所起智慧分分增明故得果時迷事無明滅也自迷事無明滅後業識及住地無明漸薄故所起虛狀果報亦轉輕妙不同前也以是義故似識轉轉明利似色等法復不令意識生迷以內識生外色塵等俱細利故無塵之智倍明無明妄想極薄還復熏心復令住地無明業識習氣漸欲向盡所現無塵之智為倍明了如是念念轉轉熏習故無明住地垂盡所起無塵之智即

能知彼虛狀果報體性非有本自不生今即無滅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以唯心外無法故此智即是金剛無礙智也此智成已即復熏心心為明智熏故即一念無明習氣於此即滅無明盡故業識滌法種子習氣即亦隨壞是故經言其地壞者彼亦隨壞即其義也種子習氣壞故虛狀永泯虛狀泯故心體寂照名為體證真如何以故以無異法為能證故即是寂照無能證所證之別名為無分別智何以故以此智外無別有真如可分別故此

即是心顯成智智是心用心是智體體用一
法自性無二故名自性體證也如似水靜內
照照潤義殊而常湛一何以故照潤潤照故
心亦如是寂照義分而體融無二何以故照
寂寂照故照寂順體寂照順用照自體名為
覺於淨心體自照即名為淨心自覺故言二
義一體此即以無分別智為覺也淨心從本
已來具此智性不增不減故以淨心為佛性
也此就智慧佛以明淨心為佛性又此淨心
自體具足福德之性及巧用之性復為淨業

所熏出生報應二佛故以此心為佛性也又
復不覺滅故以心為覺動義息故說心不動
虛相泯故言心無相然此心體非覺非不覺
非動非不動非相非無相雖然以不覺滅故
說心為覺亦無所妨也此就對治出障心體
以論於覺不據智用為覺又復淨心本無不
覺說心為本覺本無動變說心為本寂本無
虛相說心本平等然其心體非覺非不覺非
動非不動非相非無相雖然以本無不覺故
說為本覺亦無所失也此就凡聖不二以明

心體為如如佛不論心體本具性覺之用也
問曰若就本無不覺名為覺者凡夫即是佛
何用修道為答曰若就心體平等即無修與
不修成與不成亦無覺與不覺但為明如如
佛故擬對說為覺也又復若據心體平等亦
無眾生諸佛與此心體有異故經偈云心佛
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然復心性緣起法界法
門法爾不壞故常平等常差別常平等故心
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常差別故流轉五道
說名眾生反流盡源說名為佛以有此平等

義故無佛無眾生為此緣起差別義故眾生
須修道問曰云何得知心體本無不覺答曰
若心體本有不覺者聖人證淨心時應更不
覺凡夫未證得應為覺既見證者無有不覺
未證者不名為覺故定知心體本無不覺問
曰聖人滅不覺故得自證淨心若無不覺云
何言滅又若無不覺即無眾生答曰前已具
釋心體平等無凡無聖故說本無不覺不無
心性緣起故有滅有證有凡有聖又復緣起
之有有即非有故言本無不覺今亦無不覺

然非不有故言有滅有證有凡有聖但證以順用入體即無不覺故得驗知心體本無不覺但凡是違用一體謂異是故不得證知平等之體也問曰心顯成智者爲無明盡故自然是智爲更別有因緣答曰此心在染之時本具福智二種之性不少一法與佛無異但爲無明染法所覆故不得顯用後得福智二種淨業所熏故染法都盡然此淨業除染之時即能顯彼二性令成事用所謂相好依報一切智等智體自是真心性照之能智用由

熏成也問曰心顯成智即以心爲佛性心起不覺亦應以心爲無明性答曰若就法性之義論之亦得爲無明性也是故經言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也問曰云何名此心以爲法身答曰法以功能爲義身以依止爲義以此心體有隨染之用故爲一切染法之所熏習即以此心隨染故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染法即此心性能持能現二種功能及所持所現二種染法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異故名此心以

爲法身此能持之功能與所持之氣和合故名爲子時阿黎耶識也依熏現法之能與所現之相和合故名爲果報阿黎耶識此二識體一用異也然此阿黎耶中即有二分一者染分即是業與果報之相二者淨分即是心性_{注五}及能熏淨法名爲淨分以其染性即是淨性更無別法故由此心性爲彼業果染事所依故說言生死依如來藏即是法身藏也又此心體雖爲無量染法所覆即復具足過恒河沙數無漏性功德法爲無量淨業所熏故

此等淨性即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諸淨功德之用即此恒沙性淨功德及能持能現二種功能并所持所現二種淨用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異故名此心爲法身也問曰云何復名此心爲如來藏答曰有三義一者能藏名藏二者所藏名藏三者能生名藏所言能藏者復有二種一者如來果德法身二者衆生性德淨心並能包含染淨二性及染淨二事無所妨礙故言能藏名藏藏體平等名之爲如平等緣起目之爲來

此即是能藏名如來藏也第二所藏名藏者即此真心而為無明殼藏所覆藏故名為所藏也藏體無異無相名之為如體備染淨二用目之為來故言所藏名藏也第三能生名藏者如女胎藏能生於子此心亦爾體具染淨二性之用故依染淨二種熏力能生世間出世間法也是故經云如來藏者是善不善因又復經言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又復經言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而生也故染淨平等名之為如能生染淨目之為來故

言能生名如來藏也問曰云何復名淨心以為法界答曰法者法爾故界者性別故以此心體法爾具足一切諸法故言法界問曰云何名此淨心以為法性答曰法者一切法性者體別義以此淨心有差別之性故能與諸法作體也又性者體實不改義以一切法皆以此心為體諸法之相自有生滅故名虛妄此心真實不改不滅故名法性也其餘實際實相等無量名字不可具釋上來釋名義竟次出體狀所言體狀者就中復有三種差別

一舉離相以明淨心二舉不一不異以論法性三舉二種如來藏以辨真如雖復三種差別總唯辨此淨心體狀也第一明離相者此心即是第一義諦真如心也自性圓融體備大用但是自覺聖智所知非情量之能測也故云言語道斷述五心行處滅十二不可以名名不可以相相何以故心體離名相故體既離名即不可設名以談其體心既絕相即不可約相以辨其心是以今欲論其體狀實亦難哉唯可說其所離之相反相滅相而自契焉所謂

此心從本已來離一切相平等寂滅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亦有相非亦無相非去來今非上中下非彼非此非靜非亂非染非淨非常非斷非明非闇非一非異等一切四句法總說乃至非一切可說可念等法亦非不可說不可念法何以故以不可說不可念對可說可念生非自體法故即非淨心是故但知所有可說可念不可說不可念等法悉非淨心但是淨心所現虛相然此虛相各無自實有即非有非有之相亦無可

取何以故有本不有故若有本不有何有非
有相耶是故當知淨心之體不可以緣慮所
知不可以言說所及何以故以淨心之外無
一法故若心外無法更有誰能緣能說此心
耶是以應知所有能緣能說者但是虛妄不
實故有考實無也能緣既不實故所緣何得
是實耶能緣所緣皆悉不實故淨心既是實
法是故不以緣慮所知也譬如眼不自見以
此眼外更有他眼能見此眼即有自他兩眼
心不如是但是一如如外無法又復淨心不

自分別何有能分別取此心耶而諸凡惑分
別淨心者即如癡人大張已眼還覓已眼復
謂種種相貌是已家眼竟不知自家眼處也
是故應知有能緣所緣者但是已家淨心爲
無始妄想所熏故不能自知已性即妄生分
別於已心外建立淨心之相還以妄想取之
以爲淨心考實言之所取之相正是識相實
非淨心也問曰淨心之體既不可分別如諸
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
妄念分別體是淨心但以分別不息說爲背

理作此知已當觀一切諸法一切緣念有即非有妙名隨順久久修習若離分別名爲得入即是離相體證真如也此明第一離相以辨體狀竟次明不一不異以辨體狀者上來雖明淨心離一切分別心及境界之相然此諸相復不異淨心何以故此心體雖復平等而即本具染淨二用復以無始無明妄想熏習力故心體染用依熏顯現此等虛相無體唯是淨心故言不異又復不一何以故以淨心之體雖具染淨二用無二性差別之相一

味平等但依熏力所現虛相差別不同然此虛相有生有滅淨心之體常無生滅常恒不變故言不一此明第二不一不異以辨體狀竟次明第三二種如來藏以辨體狀者初明空如來藏何故名爲空耶以此心性雖復緣起建立生死涅槃違順等法而復心體平等十四妙絕染淨之相非直心體自性平等所起染淨等法亦復性自非有如以中望兔兔體是無但加以幻力故以免現所現之兔有即非有心亦如是但以染淨二業幻力所熏故似

染似淨二法現也若以心望彼二法法即非有是故經言流轉即生死不轉是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又復經言五陰如幻乃至大般涅槃如幻若有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彼如幻又復經言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此等經文皆據心體平等以泯染淨二用心性既寂是故心體空淨以是因緣名此心體爲空如來藏非謂空無心體也問曰諸佛體證淨心可以心體平等故佛亦用而

常寂說爲非有衆生既未證理現有六道之殊云何無耶答曰真智真照尚用即常寂說之爲空沉迷闇妄見何得不有有即非有問曰既言其有何得有此迷妄答曰既得非有而妄見有何爲不得無迷而橫起迷空華之喻於此宜陳問曰諸餘染法可言非有無明卷五既是染因云何無耶答曰子果二種無明本無自體唯以淨心爲體但由熏習因緣故有迷用以心往攝用即非有唯是一心如似粟麥本無自體唯以微塵爲體但以種子因緣十五

故有粟麥之用以塵徃收用即非有唯是微塵無明亦爾有即非有問曰旣言熏習因緣故有迷用應以能熏之法即作無明之體何爲而以淨心爲體答曰能熏雖能熏他令起而即念念自滅何得即作所起體耶如似麥子但能生果體自爛壞歸於微塵豈得春時麥子即自作秋來果也若得爾者劫初麥子今仍應在過去無明亦復如是但能熏起後念無明不得自體不滅即作後念無明也若得爾者無明即是常法非念念滅旣非常故

即如燈燄前後相因而起體唯淨心也是故以心收彼有即非有彼有非有故名此淨心爲空如來藏也問曰果時無明與妄想爲一爲異子時無明與業識爲一爲異答曰不一不異何以故以淨心不覺故動無不覺即不動又復若無無明即無業識又復動與不覺和合俱起不可分別故子時無明與業識不異也又不覺自是迷闇之義過去果時無明所熏起故即以彼果時無明爲因也動者自是變異之義由妄想所熏起故即以彼妄想

為因也是故子時無明與業識不一此是子
 時無明與業識不一不異也果時無明與妄
 想不一不異者無明自是不了知義從子時
 無明生故即以彼子時無明為因妄想自是
 浪生分別知義從業識起故即以彼業識為
 因是故無明妄想不一復以意識不了境虛
 故即妄生分別若了知境虛即不生妄執分
 別又復若無無明即無妄想若無妄想亦無
 無明又復二法和合俱起不可分別是故不
 異此是果時無明與妄想不一不異也以是

途五

十六

義故二種無明是體業識妄想是用二種無
 明白互為因果業識與妄想亦互為因果若
 子果無明互為因者即是因緣也妄想與業
 識互為因者亦是因緣也若子時無明起業
 識者即是增上緣也果時無明起妄想者亦
 是增上緣也上來明空如來藏竟次明不空
 如來藏者就中有二種差別一明具染淨二
 法以明不空二明藏體一異以釋實有初明
 淨法中復有二種分別一明具足無漏性功
 德法二明具足出障淨法第一具無漏性功

德者即此淨心雖平等一味體無差別而復具有過恒沙數無漏性功德法所謂自性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真實識知義故常樂我淨義故如是等無量無邊性淨之法唯是一心具有如起信論廣明也淨心具有此性淨法故名不空第二具出障淨德者即此淨心體十五具性淨功德故能攝持淨業熏習之力由熏力故德用顯現此義云何以因地加行般若智業熏於三種智性令起用顯現即是如來果德三種大智慧也復以因地五波羅蜜等

一切種行熏於相好之性令起用顯現即是如來相好報也然此果德之法雖有相別而體是一心心體具此德故名為不空不就其心體義明不空也何以故以心體平等非空不空故問曰能熏淨業為從心起為心外別有淨法以為能熏耶答曰能熏之法悉是一心所作此義云何謂所聞教法悉是諸佛菩薩心作諸佛心菩薩心衆生心是一故教法即不在心外也復以此教熏心解性性依教熏以起解用故解復是心作也以解熏心行

性性依解熏以起行用故行復是心作也以
行熏心果性性依行熏起於果德故果復是
一心作也以此言之一心為教乃至一心為
果更無異法也以是義故心體在凡之時本
具解行果德之性但未為諸佛真如用法所
熏故解等未顯用也若本無解等之性者設
復熏之德用終不顯現也如似真金本有器
朴之性乃至具有成器精妙之性但未得椎
鍛而加故器朴等用不現後加以鉗椎朴器
成器次第現也若金本無朴器成器之性者

設使加以功力朴用成用終難顯現如似壓
沙求油鑽水覓火鍛冰為器鑄木為瓶永不
可成者以本無性故也是故論言若眾生無
佛性者設使修道亦不成佛以是義故淨心
之體本具因行果德性也依此性故起因果
之德是故此德唯以一心為體十八一心具此淨
德故以此心為不空如來藏也次明具足滌
法者就中復有二種差別一明具足滌性二
明具足滌事初明具足滌性者此心雖復平
等離相而復具足一切滌法之性能生生死

能作生死是故經云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即是能生生死又復經言即是法身流轉五道說名衆生即是能作生死也問曰若心體本具染性者即不可轉凡成聖答曰心體若唯具染性者不可得轉凡成聖既並具染淨二性何為不得轉凡成聖耶問曰凡聖之用既不得並起染淨之性何得雙有耶答曰一一衆生心體一一諸佛心體本具二性而無差別之相一味平等古今不壞但以染業熏染性故即生死之相顯矣淨業熏淨

性故即涅槃之用現矣然此一一衆生心體依熏作生死時而不妨體有淨性之能一一諸佛心體依熏作涅槃時而不妨體有染性之用以是義故一一衆生一一諸佛悉具染淨二性法界法爾未曾不有但依熏力起用先後不俱是以染熏息故稱曰轉凡淨業起注五故說為成聖然其心體二性實無成壞是故就性說故染淨並具依熏論故凡聖不俱是以經言清淨法中不見一法增即是本具性淨非始有也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即是本

具性染不可滅也然依對治因緣清淨般若轉勝現前即是淨業熏故成聖也煩惱妄想盡在於此即是染業息故轉凡也問曰染業無始本有何由可滅淨業本無何由得起答曰得諸佛真如用義熏心故淨業得起淨能除染故染業即滅問曰染淨二業皆依心性而起還能熏心既並依性起何得相除答曰染業雖依心性而起而常違心淨業亦依心性而起常順心也違有滅離之義故為淨除順有相資之能故能除染法界法爾有此相

除之用何足生疑問曰心體淨性能起淨業還能熏心淨性心體染性能起染業還能熏心染性故乃可染業與淨性不相熏相生說為相違染業與染性相生相熏應云相順若相順者即不可滅若染業雖與染性相順由與淨性相違故得滅者亦應淨業雖與淨性相順由與染性相違故亦可得除若二俱有違義故雙有滅離之義而得存淨除染亦應二俱有順義故並有相資之能復得存染廢淨答曰我立不如何為作此難我言淨業

順心故心體淨性即為順本染業違心故心體染性即是違本若偏論心體即違順平等但順本起淨即順淨心不二之體故有相資之能違本起染便違真如平等之理故有滅離之義也

卷五

二十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一

音釋

創楚造切推傳追切鍛都玩切鉗其淹切
祖官切鑄朱成切
穿也

永樂北藏

大乘止觀法門

第一六三册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二

途六

陳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問曰違本起違末便違不二之體即應並有滅離之義也何故上言法界法爾具足二性不可破壞耶答曰違本雖起違末但是理用故與順一味途六即不可除違末雖依違本但是事用故即有別義是故可滅以此義故二性不壞之義成也問曰我仍不解添用違心之義願為說之答曰無明添法實從心體添性而起但以體闇故不知自己及諸境界從心

而起亦不知淨心具足添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不知如此道理故名之為違智慧淨法實從心體而起以明利故能知己及諸法皆從心作復知心體具足添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如此稱理而知故名之為順如似窮子實從父生父實追念但以癡故不知己從父生復不知父意雖在父舍不認其父名之為違復為父誘說經歷多年乃知己從父生復知父意乃認家業受父教勅名之為順眾生亦爾以無明故不知己身及

以諸法悉從心生復遇諸佛方便教化故隨
順淨心能證真如也問曰既說無明染法與
心相違云何得熏心耶答曰無明染法無別
有體故不離淨心以不離心故雖復相違而
得相熏如木出火炎炎違木體而上騰以無
別體不離木故還燒於木後復不得聞斯譬
喻便起燈爐之執也此明心體具足染性名
為不空也次明心體具足染事者即彼染性
為染業熏故成無明住地及一切染法種子
依此種子現種種果報此無明及與業果即

是染事也然此無明住地及以種子果報等
雖有相別顯現說之為事而悉一心為體悉
不在心外以是義故復以此心為不空也譬
如明鏡所現色像無別有體唯是一鏡而復
不妨萬像區分不同不同之狀皆在鏡中顯
現故名不空鏡也是以起信論言因熏習鏡
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
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
性故以此驗之具足世間染法亦是不空如
來藏也上來明具足染淨二法以明不空義

竟次明藏體一異以釋實有義就中復有六種差別一明圓融無礙法界法門二明因果法身名別之義三明真體在障出障之理四明事用相攝之相五明治惑受報不同之義六明共不共相識第一明圓融無礙法界法門者問曰不空如來藏者為一一衆生各有一如來藏為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耶答曰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也問曰所言藏體具包染淨者為俱時具為始終具耶答曰所言如來藏具染淨者

有其二種一者性染性淨二者事染事淨如上已明也若據性染性淨即無始以來俱時具有若據事染事淨即有二種差別一者一時中俱具染淨二事二者始終方具染淨二事此義云何謂如來藏體具足一切衆生性六之性各各差別不同即是無差別之差別也三然此一一衆生性中從本已來復具無量無邊之性所謂六道四生苦樂好醜壽命形量愚癡智慧等一切世間染法及三乘因果等一切出世淨法如是等無量差別法性一一

眾生性中悉具不少也以是義故如來之藏從本已來俱時具有染淨二性以具染性故能現一切眾生等染事故以此藏為在障本住法身亦名佛性復其淨性故能現一切諸佛等淨德故以此藏為出障法身亦名性淨法身亦名性淨涅槃也然諸一一眾生無始已來雖復各具足染淨二性但以造業不同故熏種子性成種子用亦即有別種子用別故一時之中受報不同所謂有成佛者有成二乘果者有入三塗者有生天人中者復

於一一趣中無量差別不同以此論之如來藏心之內俱時得具染淨二事如一時中一切時中亦復如是也然此一一凡聖雖於一時之中受報各別但因緣之法無定故一一凡聖無始以來具經諸趣無數迴返後遇善友教修出離學三乘行及得道果以此論之一一眾生始終乃具染淨二事何以故以一一眾生受地獄身時無餘趣報受天報時亦無餘趣報受一一趣中一一身時亦無餘身報又受世間報時不得有出世果受出世果時

無世間報以是義故一衆生不得俱時具染淨二事始終方具二事也一切衆生亦如是是故如來之藏有始終方具染淨二事之義也問曰如來之藏具如是等無量法性之時爲有差別爲無差別答曰藏體平等實無差別即是空如來藏然此藏體復有不可思議用故具足一切法性有其差別即是不空如來藏此蓋無差別之差別也此義云何謂非如泥團具衆微塵也何以故泥團是假微塵是實故一一微塵各有別質但以和合成一

泥團此泥團即具多塵之別如來之藏即不如何以故以如來藏是眞實法圓融無二故是故如來之藏全體是一衆生一毛孔性全體是一衆生一切毛孔性如毛孔性其餘一切所有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如一衆生世間法性一切衆生所有世間一一法性一切諸佛所有出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是如來藏全體也是故舉一衆生一毛孔性即攝一切衆生所有世間法性及攝一切諸佛所有出世間法性如舉一毛孔性即攝一

切法性舉其餘一切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法性如舉世間一一法性即攝一切法性舉一切出世間所有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法性又復如舉一毛孔事即攝一切世出世事如舉一毛孔事即攝一切事舉其餘世間^{五六}出世間中一切所有隨一事亦復如是即攝一切世出世事何以故謂以一切世間出世間事即以彼世間出世間性為體故是故世間出世間性體融相攝故世間出世間事亦即圓融相攝無礙也是

故經言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譬如明鏡體具一切像性各各差別不同即是無差別之差別也若此鏡體本無像性差別之義者設有衆色來對像終不現如彼熾火雖復明淨不能現像者以其本無像性也既見鏡能現像定知本具像性以是義故此一明鏡於一時中俱能現於一切淨穢等像而復淨像不妨於穢穢像不妨於淨無障無礙淨穢用別雖然有此像性像相之別而復圓融不異唯是一鏡何以故謂以此鏡全體是一毛孔

像性故全體是一切毛孔像性故如毛孔像性其餘一一微細像性一一麤大像性一淨像性一穢像性等亦復如是是鏡全體也是故若舉一毛孔像性即攝其餘一切像性如舉一毛孔像性即攝一切像性舉其餘一一像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像性也又若舉一毛孔像相即攝一切像相如舉一毛孔像相即攝一切像相舉其餘一一像相亦復如是即攝一切像相何以故以一切像相即以彼像性為體故是故一切像性體融相攝故一

切像相亦即相融相攝也。以是譬故一切諸佛一切衆生同一淨心如來之藏不相妨礙。即應可信。是故經言譬如明淨鏡隨對面像現各各不相知業性亦如是。此義云何。謂明淨鏡者即喻淨心體也。隨對者即喻淨心體具一切法性。故能受一切熏習。隨其熏別現報不同也。面者即喻染淨二業也。像現者即喻心體染淨二性。依熏力故現染淨二報也。各各不相知者即喻淨心與業果報各不相知也。業者染淨二業合上面也。性者即是真

心染淨二性合上明鏡具一切像性也亦如是者總結成此義也又復長行問云心性是一者此據法性體融說爲一也云何能生種種果報者謂不解無差別之差別故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也此修多羅中喻意偏明心性能生世間果報今即通明能生世出世果亦無所妨也是故論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間出世間善惡因果故以此義故一切凡聖一心爲體決定不疑也又復經言一切諸佛法身唯是一法身者此即證知一切諸佛同一

真心爲體以一切諸佛法身是一故一切衆生及與諸佛即同一法身也何以故修多羅爲證故所證云何謂即此法身流轉五道說名衆生反流盡源說名爲佛以是義故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唯共一清淨心如來之藏平等法身也此明第一圓融無礙法界法門竟次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別之義問曰旣言法身唯一何故上言衆生本住法身及云諸佛法身耶答曰此有二義一者以事約體說此二名二者約事辨性以性約體說此二名所

言以事約體說二法身名者然法身雖一但所現之相凡聖不同故以事約體說言諸佛法身衆生法身之異然其心體平等實無殊二也若復以此無二之體收彼所現之事者彼事亦即平等凡聖一味也譬如一明鏡能現一切色像若以像約鏡即云人像體鏡馬像體鏡即有衆鏡之名若廢像論鏡其唯一焉若復以此無二之鏡體收彼人馬之異像者人馬之像亦即同體無二也淨心如鏡凡聖如像類此可知以是義故常同常別法界

法門以常同故論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衆生以常別故經云而常修淨土教化諸衆生此明約事辨體也所言約事辨性以性約體說有凡聖法身之異名者所謂以此真心能現淨德故即知真心本具淨性也復以真心能現染事故即知真心本具染性也以本具染性故說名衆生法身以本具淨性故說名諸佛法身以此義故有凡聖法身之異名若廢二性之能以論心體者即非染非淨非聖非凡非一非異非靜非亂圓融平等不可名

目但以無異相故稱之爲一復是諸法之實
故名爲心復爲一切法所依止故名平等法
身依此平等法身有染淨性故得論凡聖法
身之異然實無別有體爲凡聖二種法身也
是故道一切凡聖同一法身亦無所妨何以
故以依平等義故道一二凡一一聖各別法
身亦無所失何以故以依性別義故問曰如
來之藏體具染淨二性者爲是習以成性爲
是不改之性耶答曰此是理體用不改之性
非習成之性也故云佛性大王非造作法焉

可習成也佛性即是淨性既不可造作故染
性與彼同體是法界法爾亦不可習成問曰
若如來藏體具染性能生生死者應言佛性
之中有衆生不應言衆生身中有佛性答曰
若言如來藏體具染性能生生死者此明法
性能生諸法之義若言衆生身中有佛性者
此明體爲相隱之語如說一切色法依空而
起悉在空內復言一切色中悉有虛空空喻
真性色喻衆生類此可知以是義故如來藏
性能生生死衆生身中悉有佛性義不相妨

問曰真如出障既名性淨涅槃真如在障應名性染生死何待稱為佛性耶答曰在纏之實雖體具染性故能建生死之用而即體具淨性故畢竟有出障之能故稱佛性若據真體具足染淨二性之義者莫問在障出障俱得稱為性淨涅槃並合名性染生死但名涉事染化儀有濫是故在障出障俱匿性染之義也又復事染生死唯多熱惱事淨涅槃偏足清涼是以單彰性淨涅槃為欲起彼事淨之泥洹便隱性染輪迴冀得廢斯事染之生

死若孤題性染惑者便則無羨於真源故偏導清升愚子遂乃有欣於實際是故在障出障法身俱隱性染之名有垢無垢真如並彰性淨之號此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別之義竟次明第三在障出障之義問曰既言真如法身平等無二何得論在障出障有垢無垢之異耶答曰若論心體平等實無障與不障不論垢與不垢若就染淨二性亦復體融一味不相妨礙但就染性依熏起故有障垢之名此義云何謂以染業熏於真心違性故性依

熏力起種種染用以此染用違隱真如順用
之照性故即說此違用之暗以為能障亦名
為垢此之垢用不離真體故所以即名真如
心為在障法身亦名為有垢真如若以淨業
熏於真心順性故性依熏力起種種淨用能
除染用之垢以此淨用順顯真心體照之明
性故即說此順用之照以為圓覺大智亦即
名大淨波羅蜜然此淨用不離真體故所以
即名真心為出障法身亦名無垢真如以是
義故若總據一切凡聖以論出障在障之義

即真如法身於一時中並具在障出障二用
若別據一一凡聖以論在障出障之義即真
如法身始終方具在障出障二事也然此有
垢無垢在障出障之別但約於染淨之用說
也非是真心之體有此垢與不垢障與不障
問曰違用既論為垢障違性應說為礙染答
曰俱是障性垢性亦得名為性障性垢此蓋
平等之差別圓融之能所然即唯一真心勿
謂相礙不融也問曰既言有平等之差別能
所亦應有自體在障出障耶答曰亦得有此

義謂據違性而說無一淨性而非染即是自體爲能障自體爲所障自體爲在障就淨性而論無一染性而非淨即是自體爲能除自體爲所除自體爲出障是故染以淨爲體淨以染爲體染是淨淨是染一味平等無有差別之相此是法界法門常同常別之義不得聞言平等便謂無有差別不得聞言差別便謂乖於平等也此明第三在障出障之義竟次明第四事用相攝之相問曰體性染淨既得如此圓融可解少分但上言事法染淨亦

得無礙相攝其相云何答曰若偏就分別妄執之事即一向不融若據心性緣起依持之用即可得相攝所謂一切衆生悉於一佛身中起業招報一切諸佛復在一衆生毛孔中修行成道此即凡聖多少以相攝若十方世界內纖塵而不_遠三世時劫入促念而能容此即長短大小相收是故經云一一塵中顯現十方一切佛土又云三世一切劫解之即一念即其事也又復經言過去是未來未來是現在此是三世以相攝其餘淨穢好醜高

下彼此明暗一異靜亂有無等一切對法及不對法悉得相攝者蓋由相無自實起必依心心體既融相亦無礙也問曰我今一念即與三世等耶所見一塵即共十方齊乎答曰非但一念與三世等亦可一念即是三世時劫非但一塵共十方齊亦可一塵即是十方世界何以故以一切法唯一心故是以別無自別別是一心心具衆用一心是別常同常異法界法爾問曰此之相攝既理實不虛故聖人即能以自攝他以大爲小促長演短合

多離一何故凡夫不得如此答曰凡聖理實同爾圓融但聖人稱理施作所以皆成凡夫情執乖旨是故不得問曰聖人得理便應不見別相何得以彼小事以包納大法答曰若據第一義諦真如平等實無差別不妨即寂緣起世諦不壞而有相別問曰若約真諦本無衆相故不論攝與不攝若據世諦彼此差別故不可大小相收答曰若二諦一向異體可如來難今既以體作用名爲世諦用全是體名爲真諦寧不相攝問曰體用無二只可

二諦相攝何得世諦還攝世事答曰今云體用無二者非如攬衆塵之別用成泥團之一體但以世諦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諦全體故云體用無二以是義故若真諦攝世諦中一切事相得盡即世諦中一一事相亦攝世諦中一切事相皆盡如上已具明此道理竟不須更致餘詰問曰若言世諦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諦全體者此則真心遍一切處與彼外道所計神我遍一切處義有何異耶答曰外道所計心外有法大小遠近三世六道

歷然是實但以神我微妙廣大故遍一切處猶如虛空此即見有實事之相異神我神我之相異實事也設使即事計我我與事一但彼執事爲實彼此不融佛法之內即不如是知一切法悉是心作但以心性緣起不無相別雖復相別其唯一心爲體以體爲用故言實際無處不至非謂心外有其實事心遍在中名爲至也此事用相攝之義雖知我今方便令汝得解汝用我語不外人曰善哉受教沙門曰汝當閉目憶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

見不外人憶想一小毛孔已報曰我已了了見也沙門曰汝當閉目憶想作一大城廣數十里即能見不外人想作城已報曰我於心中了了見也沙門曰毛孔與城大小異不外人曰異沙門曰向者毛孔與城但是心作不達六外人曰是心作沙門曰汝心有大小耶外人曰心無形相焉可見有大小沙門曰汝想作毛孔時為減小許心作為全用一心作耶外人曰心無形段焉可減小許用之是故我全用一念想作毛孔也沙門曰汝想作大城時

為只用自家一心作為更別得他人心神共作耶外人曰唯用自心作城更無他人也沙門曰然則一心全體唯作一小毛孔復全體能作大城心既是一無大小故毛孔與城俱全用一心為體當知毛孔與城體融平等也以是義故舉小收大無大而非小舉大攝小無小而非大無小而非大故大入小而大不減無大而非小故小容大而小不增是以小無異增故芥子舊質不改大無異減故須彌大相如故此即據緣起之義也若以心體

平等之義望彼即大小之相本來非有不生
不滅唯一真心也我今又問汝汝嘗夢不外
人曰我嘗有夢沙門曰汝曾夢見經歷十年
五歲時節以不外人曰我實曾見歷涉多年
或經旬月時節亦有晝夜與覺無異沙門曰
汝若覺已自知睡經幾時外人曰我既覺已
借問他人言我睡始經食頃沙門曰奇哉於
一食之頃而見多年之事以是義故據覺論
夢夢裏長時便則不實據夢論覺覺時食頃
亦則爲虛若覺夢據情論即長短各論各謂

爲實一向不融若覺夢據理論即長短相攝
長時是短短時是長而不妨長短相別若以
一心望彼則長短俱無本來平等一心也正
以心體平等非長非短故心性所起長短之
相即無長短之實故得相攝若此長時自有
長體短時自有短體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
得長短相攝又雖同一心爲體若長時則全
用一心而作短時即減少許心作者亦不得
長短相攝正以一心全體復作短時全體復
作長時故得相攝也是故聖人依平等義故

述六

十四

即不見三世時節長短之相依緣起義故即知短時長時體融相攝又復聖人善知緣起之法唯虛無實悉是心作是心作故用心想彼七日以爲一劫但以一切法本來皆從心作故一劫之相隨心即成七日之相隨心即謝演短既爾促長亦然若凡夫之輩於此緣起法上妄執爲實是故不知長短相攝亦不能演短促長也此明第四事用相攝之相竟次明第五治惑受報同異所由問曰如來之藏既具一切世法出世法種子之性及果報

性若衆生修對治道熏彼對治種子性分分成對治種子事用時何故彼先所有惑染種子事即分分滅也既能治所治種子皆依性起即應不可一成一壞答曰法界法爾所治之法爲能治之所滅也問曰所治之事既爲能治之事所滅者所治之性亦應爲能治之性所滅答曰不然如上已說事法有成有敗故此生彼滅性義無始並具又復體融無二故不可一滅一存也是故衆生未修治道之前雙有能治所治之性但所治染法之性依

逢六

十五

熏起用能治淨法之性未有熏力故無用也
若修治道之後亦並具能治所治之性但能
治之性依熏力故分分起於淨用所治之性
無所熏力被對治故染用分分損滅是故經
言但治其病而不除法法者法界法爾即是
能治所治之性病即是所治之事問曰能治
所治可爾其未修對治者即無始已來具有
一切故業種子此種子中即應備有六道之
業又復一一衆生各各本具六道果報之性
何不依彼無始六道種子令一衆生俱時受

六道身耶答曰不得何以故以法界法爾故
但可具有無始六道種子在於心中隨一道
種子偏彊偏熟者先受果報隨是一報之中
不妨自雜受苦樂之事要不得令一切衆生
俱受六道之身後若作菩薩自在用時以悲
願力故用彼故業種子一時於六道中受無
量身教化衆生也問曰據一衆生即以一心
爲體心體之中實具六道果報之性復有無
始六道種子而不得令一衆生一時之中俱
受六道之報者一切諸佛一切衆生亦同以

一心為體故雖各各自具六道果報之性及六道種子亦應一切凡聖次第先後受報不應一時之中有眾多凡聖答曰不由以一心為體故便不得受眾多身亦不由以一心為體故要須一時受眾多身但法界法爾若總據一切凡聖雖同一心為體即不妨一時俱有一切凡聖若別據一眾生雖亦一心為體即不得一時俱受六道報也若如來藏中唯具先後受報之法不具一時受報之法者何名法界法門具一切法耶問曰上言據一眾

生即以一心為體心體雖具染淨二性而淨事起時能除染事者一切諸佛一切眾生既同以一心為體亦應由佛是淨事故能治餘眾生染事若爾者一切眾生自然成佛即不須自修因行答曰不由以一心為體故染淨二事相除亦不由以一心為體故染淨二法不得相除亦不由別心為體故凡聖二事不得相除但法界法爾一切凡聖雖同一心為體而不相滅若別據一眾生雖亦一心為體即染淨二事相除也如來之藏唯有染淨相

除之法無染淨不相除法者何名法界法爾
具一切法問曰向者兩者都言法界法爾實
自難信如我意者所解謂一一凡聖各自別
有淨心為體何以故以各各一心為體故不
得於一心中俱現多身所以一一凡聖不俱
受無量身又復各各依心起用故不妨俱時
有衆多凡聖此義即便又復一一衆生各以
別心為體故一一心中不容染淨二法是故
能治之法熏心時自己惑滅以與他人別心
故不妨他惑不滅此義亦便何為辛苦堅成

一切凡聖同一心耶答曰癡人若一切凡聖
不同一真心為體者一無共相平等法身是
故經言由共相身故一切諸佛畢竟不成佛
也汝言一一凡聖各各別心為體故於一心
中不得俱現多身是故一衆生不俱受無量
身者如法華中所明無量分身釋迦俱現於
世亦應不得以一法身為體若彼一切釋迦
唯以一心為法身者汝云何言一心不得俱
現多身耶若一心既得俱現多身者何為汝
意欲使一一凡聖各別一心為體故方得俱

時有凡聖耶又復經言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若諸衆生法身不反流盡源即是佛法身者可言一切衆生在凡之時各各別有法身既衆生法身即是諸佛法身諸佛法身既只是一何爲一一凡聖各各別有真心爲法身耶又復善財童子自見遍十方佛前悉有己身爾時豈有多心爲體耶又復一人夢中一時見無數人豈可有無數心與彼夢裏諸人爲體耶又復菩薩以悲願力用故業受生之時一念俱受無量種身豈有多淨心爲體

耶又復汝言一一凡聖各以一心爲體一心之中不得容於染淨二法故所以能治之法熏心時自己惑滅以與他別心故不妨他惑不滅此義爲便者一人初修治道時此人惑染心悉應滅盡何以故以一心之內不容染淨二法故若此人淨法熏心十六中有淨法時仍有染法者此人應有二心何以故以他人與我別心故我修智時他惑不滅我今修智自惑亦復未滅定知須有二心若使此人唯有一心而得俱有染淨二法者汝云何言以

一心之內不容染淨二法故淨生染滅耶是故諸大菩薩留隨眠惑在於心中復修福智淨法熏心而不相妨又復隨眠之惑與對治之智同時而不相礙何為一心之內不得容染淨二法耶以是義故如來之藏一時具包一切凡聖無所妨礙也問曰既引如此道理得以一心為體不妨一時有多凡聖者何為一眾生不俱受六道報耶又復修行之人一心之中俱有解惑種子不相妨者有何道理得以智斷惑耶答曰蠓蟲如上已言法界法

爾一心之中具有一切凡聖法界法爾一一凡聖各各先後隨自種子彊者受報不得一人俱受六道之身法界法爾一心之中一時具有凡聖不相除滅法界法爾一切凡聖雖同一心不妨一一凡聖各自修智自斷其惑法六法界法爾智慧分起能分除惑智慧滿足除十九惑皆盡不由一心之內不容染淨故斷惑也法界法爾惑未盡時解惑同體不由別有心故雙有解惑是故但知真心能與一切凡聖為體心體具一切法性如即時世間出世間

事得成立者皆由心性有此道理也若無道理者終不可成如外道修行不得解脫者由不與心性解脫道理相應也法界法爾行與心性相應所作得成行若不與心性相應即所為不成就此明第五治惑受報不同所由竟次明第六共相不共相識問曰一切凡聖既唯一心為體何為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有同受用者有不同受用者答曰所言一切凡聖唯以一心為體者此心就體相論之有其二種一者真如平等心此是體也即是一

切凡聖平等共相法身二者阿梨耶識即是相也就此阿梨耶識中復有二種一者清淨分依他性亦名清淨和合識即是一切聖人體也二者染濁分依他性亦名染濁和合識即是一切眾生體也此二種依他性雖有用別而體融一味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以此二種依他性體同無二故就中即合有二事別一者共相識二者不共相識何故有耶以真如體中具此共相識性不共相識性故一切凡聖造同業熏此共相性故即成共相識

也若一一凡聖各各別造別業熏此不共相性故即成不共相識也何者所謂外諸法五塵器世界等一切凡聖同受用者是共相識相也如一切衆生同修無量壽業者皆悉熏於真心共相之性性依熏起顯現淨土故得卷六凡聖同受用也如淨土由共業成其餘雜穢等土亦復如是然此同用之土唯是心相故言共相識又此同用之土雖一切凡聖共業所起而不妨一一衆生一一聖人一身造業即能獨感此土是故無量衆生餘處託生不

廢此土常存不缺又雖一一凡聖皆有獨感此土之業而不相妨唯是一土是故無量衆生新生而舊土之相更無改增唯除其時一切衆生同業轉勝土即變異同業轉惡土亦改變若不爾者即土常一定也所言不共相者謂一一凡聖內身別報是也以一一凡聖造業不同熏於真心真心不共之性依熏所起顯現別報各各不同自他兩別也然此不同之報唯是心相故言不共相識就共相中復有不共相識義謂如餓鬼等與人同造共

業故同得器世界報及遙見恒河即是共相
故復以彼等別業尤重為障故至彼河邊但
見種種別事不得水飲即是共中不共也復
據彼同類同造餓業故同於恒河之上不得
水飲復是共相之義於中復所見不同或見
流火或見枯竭處六或見膿血等無量廿一差別復是
共中不共若如是顯現之時隨有同見同用
者即名為共相識不同見聞不同受用者即
是共不共相識隨義分別一切衆生悉皆如
是可知也就不共相中復有共義謂眷屬知

識乃至時顧同處同語同知同解或暫相見
若怨若親及與中人相識及不相識乃至畜
生天道互相見知者皆由過去造相見知等
業熏心共相性故心緣熏力顯現如此相見
相知等事即是不共相中共相義也或有我
知見他他不知見我者即於我為共於他為
不共如是隨義分別可知又如一人之身即
是不共相識復為八萬戶蟲所依故即此一
身復與彼蟲為共相識亦是不中共相義
也以有此共相不共相道理故一切凡聖雖

同一心為體而有相見不相見同受用不同受用也是故靈山常耀而觀林樹潛輝丈六金軀復見土灰眾色蓮華妙剎反謂丘墟莊嚴寶地倒言砂礫斯等皆由共不共之致也此明不空如來藏中藏體一異六種差別之義竟上來總明止觀依止中何所依止訖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二

音釋

穢烏廢切 醜齒九切 蠶母忽切
汚也 可惡也 蟲似蟄

永樂北藏

大乘止觀法門

第一六三册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三

途七

陳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次明何故依止問曰何故依止此心修止觀
答曰以此心是一切法根本故若法依本則
難破壞是故依止此心修止觀也人若不依
止此心修於止觀則不得成何以故以從本
以來未有一法心外得建立故又此心體本
性具足寂用二義為欲熏彼二義令顯現故
何以故以其非熏不顯故顯何所用謂自利
利他故有如是因緣故依此心修止觀也問

曰何謂心體寂用二義答曰心體平等離一
切相即是寂義體具違順二用即是用義是
故修習止行即能除滅虛妄紛動令此心體
寂靜離相即為自利修習觀行令此心用顯
現繁興即為利他問曰修止觀者為除生死
若令顯現繁興此即轉增流浪答曰不然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病在執情不在大用是故
熾然六道權現無間即是違用顯現而復畢
竟清淨不為世染智慧照明故相好圓備身
心安住勝妙境界具足一切諸佛功德即是

順用顯現也此明止觀依止中何故依止竟
次明以何依止就中復有三門差別一明以
何依止體狀二明破小乘人執三明破大乘
人執初明以何依止體狀者問曰以何依止
此心修止觀答曰以意識依止此心修行止
觀也此義云何謂以意識能知名義故聞說
一切諸法自性寂靜本來無相但以虛妄因
緣故有諸法然虛妄法有即非有唯一真心
亦無別真相可取聞此說已方便修習知法
本寂唯是一心然此意識如此解時念念熏

於本識增益解性之力解性增已更起意識
轉復明利知法如實久久熏心故解性圓明
照己體本唯真寂意識即息爾時本識轉成
無分別智亦名證智以是因緣故以意識依
止真心修止行也是故論言以依本覺故有
不覺依不覺故而有妄心能知名義為說本
覺故得始覺即同本覺如實不有始覺之異
也問曰上來唯言淨心真心今言本識意有
何異答曰本識阿梨耶識和合識種子識果
報識等皆是一體異名上共不共相中已明

真如與阿梨耶同異之義今更爲汝重說謂
真心是體本識是相六七等識是用如似水
爲體流爲相波爲用類此可知是故論云不
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說名阿梨耶識卽本識
也以與生死作本故名爲本是故論云以種
子時阿梨耶識與一切法作根本種子故卽
其義也又復經云自性清淨心復言彼心爲
煩惱所染此明真心雖復體具淨性而復體
具染性故而爲煩惱所染以此論之明知就
體偏據一性說爲淨心就相與染事和合說

爲本識以是義故上來就體性以明今就事
相說亦無所妨問曰熏本識時卽熏真心以
不答曰觸流之時卽觸於水是故向言增益
解性者卽是益於真心性淨之力也是故論
云阿梨耶識有二分一者覺二者不覺覺卽
是淨心不覺卽是無明此二和合說爲本識
是故道淨心時更無別有阿梨耶道阿梨耶
時更無別有淨心但以體相義別故有此二
名之異問曰云何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
答曰以意識知名義故聞說真心之體雖復

寂靜而以熏習因緣故性依熏起顯現世間出世間法以聞此說故雖由止行知一切法畢竟無相而復即知性依熏起顯現諸法無虛相但諸凡惑無明覆意識故不知諸法唯是心作似有非有虛相無實以不知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是故我當教彼知法如實以是因緣即起慈悲乃至具行四攝六度等行如是觀時意識亦念念熏心令成六度四攝慈悲等種子復不令心識爲止所沒即用義漸顯現也以久久熏故真心作用之性

究竟圓興法界德備三身攝化普門示現以是因緣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也次明破小乘人執問曰但以意識修習止觀豈不成耶何故要須依止淨心答曰意識無體唯以淨心爲體是故要須依止又復意識念念生滅前非其後若不以淨心爲依止者雖修諸行無轉勝義何以故以其前念非後念故如前人聞法後人未聞後人若聞無勝前人之義何以故俱始一遍聞故意識亦爾前後兩異前雖曾聞隨念即滅後若重聞亦不增勝

何以故前後二念俱始一遍聞故又復如似
前人學得甲字後已命終後人更學乙字即
唯解乙字不識甲字何以故前後人異故意
識亦爾前滅後生不相逐及是故不得所修
增廣若以淨心為體意識念引所思修熏
淨心性性依熏起以成種子前念念滅後念
起時即與前念所修種子和合而起是故更
修彼法即勝於前一念如是念念轉勝是故
所修成就若不久熏尚自種子力劣便則廢
失所修不成何況全無依止直莫前後相熏

而得成就也以是因緣唯用意識不假依止
無有是處問曰小乘法中不明有本識何得
所聞所思皆得成就答曰博地凡夫乃至聞
教畜生等有所修習得成者尚由本識為體
故成何況二乘但彼自不知此義非彼不假
淨心也問曰不聞教畜生豈無淨心為體答
曰造作癡業尤重熏心起報亦即極鈍雖有
黯慧之性及有宿生黯慧種子但以現報所
障故不得有用故不聞教非是無淨心也次
明破大乘人執問曰但用淨心修行止觀即

足何用意識為答曰已如上說曰意識能知名義能滅境界能熏本識令或滅解成故須意識也問曰淨心自性寂靜即名為止自體照明即名為觀彼意識名義及以境界體性非有何論意識尋名知義滅自心境界耶答曰若就心體而論實自如此但無始已來為無明妄想熏故不覺自動顯現諸法若不方便尋名知義依義修行觀知境界有即非有者何由可得寂靜照明之用問曰淨心自知己性本寂即當念息何用意識為答曰淨心

無二復為無明所覆故不得自知本寂要為無塵智熏無明盡滅方得念息問曰但息於念心即寂照何故要須智熏寂照始現答曰若無無塵智熏心裏無明終不可滅無明不滅念即叵息問曰我今不觀境界不念名義證心寂慮泯然絕相豈非心體寂照真如三昧答曰汝證心時為心自證為由他證為由他證於他若心自證即是不由功用而得寂靜若爾一切衆生皆不作心求於寂靜亦應心住若言非是自然而證蓋由心自作意自

證名爲自證者作意卽是意識卽有能所卽名爲他云何得成心自證也若非他證但心自止故名自證者若不作意卽無能所云何能使心證若當作意卽是意識卽是他證若言衆生體實皆證但由妄想不知體證故有其念能知心體本性證寂不念諸法故念卽自息卽是真如三昧者爲是意識能知本寂爲是淨心能知本寂若是淨心自知本寂不念諸法者一切衆生皆有淨心應悉自知本寂故自息滅妄識自然而得真如三昧以不

修不得故知淨心不得名自知也若言意識能知淨心本證卽自息滅故但是意識自滅非是意識能證淨心是故說言心自證者意識知心本證之時爲見淨心故知本證爲不見淨心能知證也若言不見淨心能知證者不見佛心應知佛證若見淨心故知證者淨心卽是可見之相云何論言心真如者離心緣相又復經言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以此驗之定知意識不見心也以見與不見無有道理知心本寂故設使心體本證妄念之

心不可息也若言妄識雖不見淨心而依經教知心本寂故能知之智熏於淨心令心自知本證即不起後念名為自證者汝依經教知心本寂之時為作寂相而知為不作寂相而知若作寂相而知者妄想之相云何名寂若不作相即心無所繫便更馳散若言作意不令馳散者即有所緣既有所緣即還有相云何得言不作相也若言七識能見淨心故知心本寂知已熏心令心自知本證故不起後念即名為自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以七

識是我執識故不能見心本寂又復若為能緣之所緣者即非淨心如上心體狀中已說既所緣非實故熏心還生妄念也以是義故無有道理淨心自證不起後念也若言由他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心體自寂靜故但以有六七識等名之為他由有此他故說他心不證是故乃可證他何須以他證心也若言心體雖復本寂但以無始無明妄念熏故有此妄念習氣在於心中是故心體亦不證寂故須他證者何等方便能除心中習氣令心

證也若言更不起新念故不熏益彼習氣彼即自滅者彼未滅間有何所以不起新念也若無別法爲對治者彼諸習氣法應起念若起念者更益彼力也以是義故由他所證亦無道理若言不須用他證心但證於他以他證故習氣自滅者是亦不然他既有習氣爲根本故念念常起若不先除彼習氣種子者妄念何由可證也又復淨心無有道理能證於他若能證他者一切衆生皆有淨心應悉自然除於妄念也若言妄念前後自相抑止

久久即息故名爲證他者爲前止後爲後止前若言前念止後念者前在之時後識未生後若起時前念已謝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言後念止前念者亦復如是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前念起時即自嫌起嫌起之心熏於本識令不起後念者心不自見云何自嫌若後念嫌前故能嫌之心熏於本識令不更起後念者能嫌之心嫌前心時爲知前心是空故嫌爲不知是空故嫌若知是空即是無塵智也汝云何言不須此智又若知是空則應

不嫌若不知前念空者此心即是無明何以故以其前念實空而不能知故又復不知前念空故執有實念而生嫌心即是妄想何以故以其於空妄起實有想故此能嫌之心既是無明妄想故即是動法復言熏心此乃亦增不覺重更益動生起之識於是雲興而言逆七能令後念不起者蓋是夢中之夢未惺覺也故作斯說彷彿不睡者必應不言如此又復若言不作心念諸法故念不起者為淨心不作心念為是意識不作心念若是淨心不作

心念者本來何因作心念法今忽何因不念法也若是意識不念法者意識即是其念若言意識不作心念法者為對見法塵而不念為不對見法塵而不念為對而不見而不念為全不對塵名為不念若不對塵云何說為意識何以故以識者必識所識故若對而不見即是頑瞽之法若見而不念為何所因而得不念為知空故所以不念謂為有故所以不念若知是空是無塵之智對而不見見而不念二俱無妨何故汝言不須此智若謂為

有即不能不念又復謂有之時即已是念又復謂爲有故即是無明妄想而復不念譬如怯人閉目入閣道理開眼而入唯有外閣倒生怕怖閉目而入內外俱黑反謂安隱此亦如是念前法時唯有迷境無明而生嫌心不念之時心境俱闇此七反謂爲善又復若不作意念法心則馳散若作意念諸法作意即是亂動非寂靜法云何得名證心也但以專心在此不念故即以此不念爲境意識爲此境所繫故於餘境界無容攀緣是故惑者不知

此事便謂於諸法無復攀緣遂更深生寶玩將爲真法是以策意相續不休以晝夜久習熟故不須作意自然而進但不覺生滅常流剎那恒起起復不知無明妄想未遣一毫又不解自身居在何位便言我心寂住應是真如三昧作如是計者且好不識分量也雖然但以專心一境故亦是一家止法遠與無塵之智爲基近與猿猴之躁爲鎖比彼攀緣五欲遊戲六根者此即百千萬倍爲殊爲勝但非心體寂照真如三昧耳是故行者爲而不

執即是漸法門若欲成就出世之道必藉無塵之智也此明止觀依止中以何依止竟上標五番建立中第一止觀依止訖

次明止觀境界者謂三自性法就中復作兩番分別一總明三性二別明三性所言總明

三性者謂出障真如及佛淨德悉名真實性在障之真與染和合名阿梨耶識此即是依他性六識七識妄想分別悉名分別性此是大位之說也所言別明三性者初辨真實性就中復有兩種一者有垢淨心以為真實性

二者無垢淨心以為真實性所言有垢淨心者即是衆生之體實事染之本性具足違用依熏變現故言有垢而復體包淨用自性無染能熏之垢本空所現之相常寂復稱為淨故言有垢淨心也所言無垢淨心者即是諸佛之體性淨德之本實雖具法爾違用之性注七染熏息故事染未泯復備自性順用之能淨熏滿故事淨德顯故言無垢雖從熏顯性淨之用非增假遣昏雲體照之功本具復稱淨也故言無垢淨心然依熏約用故有有垢無

垢之殊就體談真本無無染有染之異即是平等實性大總法門故言真實性問曰既言有垢淨亦應稱無垢染答曰亦有此義諸佛違用即是無垢染但為令衆生捨染欣淨是故不彰也二明依他性者亦有二種一者淨分依他性二者染分依他性清淨分依他性者即彼真如體具染淨二性之用但得無漏淨法所熏故事染之功斯盡名為清淨即復依彼淨業所熏故性淨之用顯現故名依他所現即是所證三身淨土一切自利利他之

德是也問曰性染之用何謂由染熏滅故不起生死雖然成佛之後此性豈全無用答曰此性雖為無漏所熏故不起生死但由發心已來悲願之力熏習故復為可化之機為緣熏示違之用亦得顯現所謂現同六道示有三毒權受苦報應從死滅等即是清淨十一分別性法問曰既從染性而起云何名為清淨分答曰但由是佛德故以佛望於衆生故名此德以為清淨若偏據佛德之中論染淨者此德實是示違染用問曰既言依他性法云何

名爲分別性答曰此德依於悲願所熏起故
即是依他性法若將此德對緣施化即名分
別性法也問曰無垢真實性與清淨依他性
竟有何異答曰無垢真實性者體顯離障爲
義即是體也清淨依他性者能隨熏力淨德
差別起現爲事即是相也清淨分別性者對
緣施設爲能即是用也所言染濁依他性者
即彼淨心雖體具違順二用之性但爲分別
性中所有無明染法所熏故性違之用依熏
變現虛狀等法所謂流轉生死輪迴六趣故

言染濁依他性法也問曰性順之用未有淨
業所熏故不得顯現雖然在於生死之中豈
全無用耶答曰雖未爲無漏熏故淨德不現
但爲諸佛同體智力所護念故修人天善遇
善知識漸發道心即是性淨之用也問曰一
切衆生皆具性淨等爲諸佛所護何因發心
先後復有發不發答曰無始已來造業差別
輕重不同先後不一罪垢輕者蒙佛智力罪
垢重者有力不蒙問曰罪垢重者性淨之用
豈全無能答曰但有性淨之體不壞以垢重

故更不有能也問曰上言凡聖之體皆具順
違二性但由染淨熏力有現不現何故諸佛
淨熏滿足而不妨示違之用有力凡夫染業
尤重而全使性順之用無能也若以染重故
性淨無能亦應淨滿故染用無力既淨滿而
有示違之功定知染重亦有性順之用途七答曰
諸佛有大悲大願之熏故性違起法界之染
德能令機感斯見衆生無厭凡欣聖之習故
性順匿無邊之淨用不使諸佛同鑒無淨器
可鑒故大聖捨之以表知機有染德可見故

下凡尋之明可化也是故淨滿不妨有於染
德染重不得有於淨用三明分別性者亦有
二種一者清淨分別性二者染濁分別性所
言清淨分別性者即彼清淨依他性法中所
有利他之德對彼內證無分別智故悉名分
別所謂一切種智能知世諦種種差別乃至
一切衆生心心數法無不盡知及以示現五
通三輪之相應化六道四生之形乃至依於
內證之慧起彼教用之智說已所得示於未
聞如斯等事悉名清淨分別性法此義云何

謂雖起無邊之事而復畢竟不為世染不作
功用自然成辦故言清淨即此清淨之覺隨
境異用故言分別又復對緣攝化令他清淨
攝益之德為他分別故言清淨分別性也所
言染濁分別性法者即彼染濁依他性中虛
狀法內有於似色達七似識似塵等法何故皆名
為似以皆一心依熏所現故但是心相似法
非實故名為似由此似識一念起現之時即
與似塵俱起故當起之時即不知似塵似色
等是心所作虛相無實以不知故即妄分別

執虛為實以妄執故境從心轉皆成實事即
是今時凡夫所見之事如此執時即念念熏
心還成依他性於上還執復成分別性如是
念念虛妄互相生也問曰分別之性與依他
性既迭互相生竟有何別答曰依他性法者
心性依熏故起但是心相體虛無實分別性
法者以無明故不知依他之法是虛即妄執
以為實事是故雖無異體相生而虛實有殊
故言分別性法也更有一義以明三性就心
體平等名真實性心體為染淨所繫依隨染

淨二法名依他性所現虛相果報名分別性
又復更有一義就依他性中即分別為三性
一者淨分謂在染之真即名真實性二者不
淨分謂染法習氣種子及虛相果報即是分
別性二性和合無二即是依他性也問曰似
識妄分別時為是意識總能分別六塵為六
識各各自分別一塵答曰五識見塵時各與
意識俱時而起如眼識見似色時即有一意
識俱時分別妄執也餘識亦如是是故意識
總能分別妄執六塵五識但能得五塵不生

分別妄執問曰妄執五塵為實者為是五意
識為是第六意識答曰大乘中不明五意識
與第六別但能分別者悉名意識上來是明
第二止觀所觀境界竟次明第三止觀體狀
就中復有二番明義一就染濁三性以明止
觀體狀二就清淨三性以明止觀體狀初就
染濁三性中復作三門分別一依分別性以
明二約依他性以顯三對真實性以示對分
別性以明止觀體狀者先從觀入止所言觀
者當觀五陰及外六塵隨一一法悉作是念

我今所見此法謂為實有形質堅礙本來如是者但是意識有果時無明故不知此法是虛以不知法是虛故即起妄想執以為實是故今時意裏確然將作實事復當念言無始已來由執實故於一切境界起貪瞋癡造種種業招生感死莫能自出作此解者即名觀門作此觀已復作此念我今既知由無明妄想非實謂實故流轉生死今復云何仍欲信此癡妄之心是故違之彊觀諸法唯是心相虛狀無實猶如小兒愛鏡中像謂是實人然

此鏡像體性無實但由小兒心自謂實謂實之時即無實也我今亦爾以迷妄故非實謂實設使意裏確然執為實時即是無實猶如想心所見境界無有實事也復當觀此能觀之心亦無實念但以癡妄謂有實念道理即無實也如是次第以後念破前念猶如夢中所有憶念思量之心無有實念也作此解故執心止息即名從觀入止也復以知諸法無實故反觀本自謂為實時但是無明妄想即名從止起觀若從此止徑入依他性觀者即

送七

十五

名從止入觀次明依他性中止觀體狀者亦先從觀入止所言觀者謂因前分別性中止行知法無實故此中即解一切五陰六塵隨一一法悉皆心作但有虛相猶如想心所見似有境界其體是虛作此解者即名為觀作此觀已復作是念此等虛法但以無明妄想妄業熏心故心似所熏之法顯現猶如熱病因緣眼中自現空華然此華體相有即非有不生不滅我今所見虛法亦復如是唯一心所現有即非有本自無生今即無滅如是緣

心遣心知相本無故虛相之執即滅即名從觀入止既知諸法有即非有而復知不妨非有而有似有顯現即名從止起觀若從此止行徑入真實性觀者此即名從止入觀也次明第三真實性中止觀體是者亦先從觀入止所言觀者因前依他性中止行知一切法有即非有故所以此中即知一切法本來唯心心外無法復作是念既言心外無法唯有二心此心之相何者是也為無前二性故即將此無以為心耶為異彼無外別有淨心耶

作此念時即名為觀即復念言無是無法對
有而生有尚本來不有何有無法以為淨心
又復無法為四句攝淨心即離四句何得以
此無法為淨心也作此念時執無之心即滅
則名為止又從此止更入觀門觀於淨心作
如是念二性之無十七既非是心者更有何法以
為淨心又復此心為可見耶為不可見耶為
可念耶為不可念耶作此分別時即名為觀
即復念言心外無法何有能見此心者何有
能念此心者若更緣念此心即成境界即有

能緣所緣即是心外有智能觀此心何名為
如又復我覓心之心體唯是淨心何有異法
可緣可念也但以妄想習氣故自生分別分
別之相有即非有體唯淨心又復設使分別
即知正是淨心分別也喻如眼見空華聞言
華是眼作有即非有唯有自眼聞此語已知
華本無不著於華反更開眼自覓己眼竟不
能見復謂種種眼根是己家眼何以故以不
知能覓之眼即是所覓眼故若能知華本無
眼外無法唯有自眼不須更覓於眼者即不

以眼覓眼行者亦爾聞言心外無法唯有一
心故即使不念外法但以妄想習氣故更生
分別覓於淨心是故當知能覓淨心者即是
淨心設使應生分別亦即是淨心而淨心之
體常無分別作此解者名爲隨順真如亦得
名爲止門久近七修習無明妄想十七習氣盡故念
即自息名證真如亦無異法來證但如息波
入水即名此真如爲大寂靜止門復以發心
已來觀門方便及以悲願熏習力故即於定
中興起大用或從定起若念若見若心若境

種種差別即是真如用義也此名從止起觀
又復熾然分別而常體寂雖常體寂而即緣
起分別此名止觀雙行上來三番明止觀二
門當知觀門即能成立三性緣起爲有止門
即能除滅三性得入三無性入三無性者謂
除分別性入無相性除依他性入無生性除
真實性入無性性就真實性中所以有四番
明止觀者但此窮深之處微妙難知是故前
示妄空非實除妄空以明止即是無性性次
一顯即僞是真息異執以辨寂即是無真性

是故無性性或名無無性或云無真性也第三一重止觀者即是根本真如三昧最後第四一重止觀者即是雙現前也又復行者若利機深識則不須從第一分別性修但徑依第二依他性修此依他性亦得名分別性以具有二性義也若不能如是者即須次第從第一性修然後依第二性修依次而進也終不得越前二性徑依第三性修也又復雖是初行不妨念念之中三番並學資成第三番也問曰既言真實性法有何可除若可除者

即非真實答曰執二無以為真實性者即須除之故曰無無性妄智分別淨心謂為可觀者亦須息此分別異相示其無別真性可得分別故言無真性但除此等於真性上橫執之真非謂除滅真如之體復更有譬喻能顯三性止觀二門後七今當說之譬如手巾十本來無兔真實性法亦復如是唯一淨心自性離相也加以幻力中似兔現依他性法亦復如是妄熏真性現六道相也愚小無知謂兔為實分別性法亦復如是意識迷妄執虛為實是

故經言一切法如幻此喻三性觀門也若知此兔依巾似有唯虛無實無相性智亦復如是能知諸法依心似有唯是虛狀無實相性也若知虛兔之相唯是手巾巾上之兔有即非有本來不生無生性智亦復如是能知虛相唯是真心心所現相有即非有自性無生也若知手巾本來是有不將無兔以為手中無性智亦復如是能知淨心本性自有不以二性之無為真實性此即喻三無性止門也是故若欲捨離世諦當修止門入三無性若

欲不壞緣起建立世諦當修觀門解知三性若不修觀門即不知世諦所以緣起若不修止門即不知真諦所以常寂若不修觀門便不知真即是俗若不修止門即不知俗即是真以是義故須依幻喻通達三性三無性如幻喻能通達三性三無性其餘夢化影像水月陽燄乾城餓鬼等喻但是依實起虛執虛為實者悉喻三性類以可知若直以此等諸喻依實起虛故偏喻依他性亦得也但虛體是實即可喻真實性虛隨執轉即可喻分別

性是故此等諸喻通譬三性解此喻法次第無相即可喻三無性也又更分別夢喻以顯三性三無性譬如凡夫慣習諸法故即於夢中心現諸法依他性法亦復如是由無始已來果時無明及以妄想熏習真實性故真心依熏現於虛相果報也彼夢裏人爲睡蓋所覆故不能自知已身他身皆是夢心所作即便執爲實事是故夢裏自他種種受用得成分別性法亦復如是意識爲果時無明所迷故不知自他感是真心依熏所作便即妄執

爲實是故自他種種受用得成也是以經言是身如夢爲虛妄見虛者即是依他性妄者即是分別性此即緣起三性爲觀門也然此夢中所執爲實者但是夢心之相本無有實分別性法亦復如是但是虛想從心所起本來無實即是無相性也又彼夢中虛相有即非有唯是夢心更無餘法依他性法亦復如是自他虛相有即非有唯是本識更無餘法即是無生性也又彼夢心即是本時覺心但由睡眠因緣故名爲夢心夢心之外無別覺

心可得真實性法亦復如是平等無二但以無明染法熏習因緣故與染和合名為本識然實本識之外無別真心可得即是無性性法此即除滅三性為止門也以是喻故三性三無性即可顯了此明止觀體狀中約染濁二十七三性以明止觀體狀竟次明清淨三性中止觀體狀就中亦有三番一明分別性中止觀體狀二明依他性中止觀體狀三明真實性中止觀體狀第一分別性中止觀體狀者謂知一切諸佛菩薩所有色身及以音聲大悲

大願依報眾具殊形六道變化施設乃至金軀現滅舍利分頒泥木彫圖表彰處所及以經教威儀住持等法但能利益眾生成者當知皆由大悲大願之熏及以眾生機感之力因緣具足熏淨心故心性依熏顯現斯事是故唯是眞性緣起之能道理即無實也但諸眾生有無明妄想故曲見不虛行者但能觀察知此曲見執心是無明妄想者即名為觀以知此見是迷妄故彊作心意觀知無實唯是自心所作如是知故實執止息即名為止此

是分別性中從觀入止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三

途七

廿一

音釋

點下八切 泯弭盡切 嫌賢兼切 闇烏紺切
慧也 沒也 疑也 與暗同
 猿猥也 躁則到切 確克角切
猴胡溝切 安靜也 堅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四

途八

陳南嶽思大禪師曲投心要

第二依他性中止觀門者謂因前止門故此
中即知諸佛淨德唯心所作虛權之相也以
不無虛相緣起故得淨用圓顯示酬曠劫
之熏因即復對緣攝化故得澤露細草表
起無邊之感力斯乃淨心緣起寂而常用者
哉作此解者名為觀門依此觀門作方便故
能知淨心所起自利利他之德有即非有用
而常寂如此解者名為止門此止及觀應當

雙行前後行之亦得次明真實性中止觀門
者謂因前止行故即知諸佛淨德唯是一心
即名為觀復知諸佛淨心是眾生淨心眾生
淨心是諸佛淨心無二無別以無別故即不
心外觀佛淨心以不心外覓佛心故分別自
滅妄心既息復知我心佛心本來一如故名
為止此名真實性中止觀門也上來清淨三
性中初第一性中從觀入止復從此止行入
第二性中觀復從此觀入止復從此止入第
三性中觀復從此觀入止故得我心佛心平

等一如即是一轍入修滿足復以大悲方便發心已來熏習心故即於定中起用繁興無事而不作無相而不爲法界大用無障無礙即名出修也用時寂寂時用即是雙現前也乃至即時凡夫亦得作如是寂用雙修此義云何謂知一切法有即非有即是用時常寂非有而不無似法即名寂時常用是故色即是空非色滅空也問曰旣言佛心衆生心無二無別云何說有佛與衆生之異名答曰心體是同復有無障礙別性以有別性故得

受無始已來我執熏習以有熏力別故心性依熏現有別相以約此我執之相故說佛與衆生二名之異也問曰諸佛旣離我執云何得有十方三世佛別也答曰若離我執證得心體平等之時實無十方三世之異但本在因地未離執時各別發願各修淨土各化衆生如是等業差別不同熏於淨心心性依別熏之力故現此十方三世諸佛依正二報相別非謂真如之體有此差別之相以是義故一切諸佛常同常別古今法爾是故經言文

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佛身唯一法身此即同異雙論若一向唯同無別者何故經言一切諸佛身一切無礙人若一向唯別不同者何故經言唯一法身一道出生死以是義故真心雖復平等而復具有差別之性若解明鏡一質即具衆像之性者則不迷法界法門問曰真心有差別性故佛及衆生各異不同真心體無二故一切凡聖唯一法身者亦應有別性故他修我不修體是一故他修我得道答

曰有別義故他修非我修體是一故修不修平等雖然若解此體同之義者他所修德亦有益己之能是故經言菩薩若知諸佛所有功德即是己功德者是爲奇特之法又復經言與一切菩薩同一善根藏是故行者當知諸佛菩薩二乘聖人凡夫天人等所作功德皆是己之功德是故應當隨喜問曰若爾一切凡夫皆應自然得道答曰若此真心唯有同義者可不須修行藉他得道又亦即無自他身相之別真如既復有異性義故得有自

他之殊者寧須一向倚他覓道但可自修功德復知他之所修即是已德故迭相助成乃能殊勝速疾得道何得全倚他也又復須知若但自修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已有者復不得他益即如窮子不知父是已父財是已財故二十餘年受貧窮苦止宿草庵則其義也是故藉因託緣速得成辦若但獨求不假他者止可但得除糞之價問曰上言諸佛淨德者有幾種答曰畧言有其二種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自利之中復有三種一者法身二者

報身三者淨土利他之中復有二種一者順化二者違化順化之中有其二種一者應身及摩菟摩化身二者淨土及雜滌土此是諸佛淨德問曰利他之德對緣施設權現巧便可言無實唯是虛相有即非有自利之德即是法報二身圓覺大智顯理而成常樂我淨云何說言有即非有答曰自利之德實是常樂我淨不遷不變正以顯理而成故得如是復正以顯理而成故即是心性緣起之用然用無別用用全是心心無別心心全是用

是故以體體用有即非有唯是一心而不廢常用以用用體非有即有熾然法界而不妨常寂寂即是用名為觀門用即是寂名為止行此即一體雙行但為令學者泯相入寂故所以先後別說止觀之異非謂佛德有其遷變又復色即是空名之為止空非滅色目之為觀世法尚爾何況佛德而不得常用常寂者哉問曰佛德有即非有不妨常住者眾生亦有即非有應不妨不滅答曰佛德即理顯以成順用故所以常住眾生即理隱以成違

用故所以生滅常住之德雖有即非有而復非有而有故不妨常住生滅之用亦雖有即非有而復非有而有故不妨生滅也此約清淨三性以明止觀體狀竟第三番體狀竟也次明第四止觀除障得益就中復有三門分別一約分別性以明除障得益二約依他性以明除障得益三約真實性以明除障得益初明分別性中所除障者謂能解不知境虛執實之心是無明妄想故即是觀行成以觀成故能除無明妄想上迷妄何謂迷妄之上

迷妄謂不知迷妄是迷妄即是迷也以此迷故即執爲非迷復是妄想此一重迷妄因前一重上起故名迷妄之上迷妄也是故行者雖未能除不了境虛執實之心但能識知此心是癡妄者即是能除癡妄之上迷妄也此是除障以除障故這八堪能進修止行五即是得益又此迷妄之上迷妄更以喻顯如人迷東爲西即是妄執此是一重迷妄也他人語言汝今迷妄謂東爲西此人猶作是念我所見者非是迷妄以不知故執爲非迷者復爲妄想

此即迷妄之上重生迷妄此人有何過失謂有背家浪走之過若此人雖未醒悟但用他語信知自心是迷妄者即無迷妄之上迷妄此人得何利益謂雖復迷妄未醒而得有向家之益雖未證知諸法是虛但能知境虛是無明執實是妄想者即常不信己之所執堪能進修止行漸趣涅槃若都不知此者即當隨流苦海增長三毒背失涅槃寂靜之舍也此明分別性中觀行斷得之義所言分別性中止行除障得益者謂依彼觀行作方便故

能知諸法本來無實實執止故即是能除果時迷事無明及以妄想也復於貪瞋漸已微薄雖有罪垢不爲業繫設受苦痛解苦無苦即是除障復依此止即能成就依他性中觀行故無塵智用隨心行故即是得益此明分別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依他性中止觀斷得者初明觀門此觀門者與分別性中止門不異而少有別義此云何也謂彼中止門者必緣一切法是虛故能遣無明無明滅故執實妄心即止然此緣虛之遣即此依他性

中觀門更無異法是故彼止若成此觀亦就但彼由緣虛故能滅實執故名爲止此即由知無實故便解諸法是虛因緣集起不無心相故名爲觀彼以滅實破執爲宗此以立虛緣起爲旨故有別也六以是義故除障義同得益稍別別者是何謂依此觀方便進修堪入依他性止門又復分成如幻化等三昧故言得益此是依他性中觀行斷得也所言依他性中止門除障得益者謂依前觀行作方便故能知一切虛相唯是一心爲體是故虛相

有即非有如此解故能滅虛相之執故名爲止以此止故能除果時迷理無明及以虛相又復無明住地漸已損薄即名除障又得成就如幻化等三昧又無生智用現前復即成就真實性中觀行即名得益問曰觀門之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此止門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有何別也答曰觀中分得此中成就又復觀中知法緣起如幻化此中知法緣起即寂亦如幻化故有別也此明依他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真實性中止觀除障

得益者初明觀門此觀門者初與依他性中止門無異而少有別義此云何也謂彼止門必緣一切法唯心所作有即非有體是一心是故得滅虛相之執然此能知諸法唯一心之體即是此中觀門更無異法是以彼止若成此觀即就不相離也然彼雖緣一心但以滅相爲宗此中雖知虛相非有但以立心爲旨故有別也是故除障義同得益稍別別義是何謂依此觀作方便故堪能勝進入止門也問曰唯心所作與唯是一心爲一爲異答

曰唯心所作者謂依心起於諸法非有而有即是從體起相證也唯是一心者謂知彼所起之相有即非有體是一心即是滅相入實證也此明真實性中觀行斷得也所言止行除障得益者謂依前觀行作方便故知彼一心之體不可分別從本已來常自寂靜作此解故念動息滅即名為止以此止行能滅無明住地及妄想習氣即名除障大覺現前具足佛力即名得益此明真實性中止行除障得益也問曰除障之時為敵對除為智解熏

除答曰不得敵對相除所以者何以惑心在時未有其解解若起時惑先已滅前後不相見故不得敵對相除如是雖由一念解心起故惑用不起然其本識之中惑染種子仍在未滅故解心一念滅時還起惑用如是解惑念念迭興之時解用漸漸熏心增益解性之力以成解用種子即彼解用重成種子之時即能熏彼惑染種子分分損滅如似以香熏於臭衣香氣分分著衣之時臭氣分分而滅惑種亦爾解種分成惑即分滅也以惑種分

分滅故惑用漸弱解種分分增故解用轉強如是除也非如小乘說敵對除但有語無義然彼小乘亦還熏除而不知此道理也問曰解熏心時爲見淨心故得熏心爲更有所由得熏心答曰一切解惑之用皆依一心而起以是義故解惑之用悉不離心以不離心故起用之時即自熏心更無所由如似波浪之用不離水故波動之時即動水體是以前波之動動於水故更起後波也解惑之熏亦復如是類此可知問曰此三性止觀爲有位地

爲無位地答曰不定若就一相而言十解分別性中止行成十迴向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滿足真實性中止行成若更一解地前分別性中止行成地上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真實性中止行成又復地前隨分具三性止行地上亦具三性止行佛地三性止行究竟滿足又復位位行行俱行三止即時凡夫始發心者亦俱行三性止行但明昧有殊託法無別也又復總明三性止觀除障得益謂三性止行成故離凡夫行三性觀行成故離聲

聞行此名除障三性止行成故得寂滅樂爲
自利三性觀行成故緣起作用爲利他此爲
得益斯辨第四止觀斷得竟次明第五止觀
作用者謂止行成故體證淨心理融無二之
性與諸衆生圓同一相之身三寶於是混爾
無三二諦自斯莽然不二怕兮凝湛淵渟恬
然澄明內寂用無用相動無動相蓋以一切
法本來平等故心性法爾故此則甚深法性
之體也謂觀行成故淨心體顯法界無礙之
用自然出生一切滌淨之能興大供具滿無

邊利奉獻三寶惠施四生及以吸風藏火放
光動地引短促長合多離一殊形六道分響
十方五通示現三輪顯化乃至上生色界之
頂下居兜率之天託影於智幻之門通靈於
方便之道揮二手以表獨尊蹈七步而彰唯
極端坐瓊臺思惟寶樹高耀普眼於六天之
宮遍轉圓音於十方之國蓮華藏海帝網以
開張娑婆雜土星羅而布列乃使同形異見
一唱殊聞外色衆彰珠光亂彩故有五山永
耀八樹潛暉玉質常存權形取滅斯蓋大悲

大願熏習力故一切法法爾一心作故即是甚深緣起之用也又止行成故其心平等不住生死觀行成故德用緣起不入涅槃又止行成故住大涅槃觀行成故處於生死又止行成故不為世染觀行成故不為寂滯又止行成故即用而常寂觀行成故即寂而常用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即是涅槃觀行成故知涅槃即是生死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觀行成故知流轉即生死不轉是涅槃問曰菩薩即寂興用之時三性之中

依於何性而得成立答曰菩薩依依他性道理故能得即寂興用兼以餘性助成化道此義云何謂雖知諸法有即非有而復即知不妨非有而有不無似法顯現何以故以緣起之法法爾故是故菩薩常在三昧而得起心憫念眾生然復依分別性觀門故知一切眾生受大苦惱依依他性觀門故從心出生攝化之用依真實性觀門故知一切眾生與己同體依分別性止門故知一切眾生可除染得淨依依他性止門故不見能度所度之相

依真實性止門故自身他身本來常住大般涅槃又若初行菩薩欲有所作先須發願次入止門即從止起觀然後隨心所作即成何故須先發願謂指尅所求請勝力加故復何須入止謂欲知諸法悉非有故是故於一切有礙之法隨念即通何故即從止起觀謂欲知一切法皆從心作故是故於一切法有所建立隨念即成也若久行菩薩即不如是但發意欲作隨念即成也諸佛如來復不如是但不緣而照不慮而知隨機感所應見聞不

發意而事自成也譬如摩尼無心欲益於世而隨前感兩寶差別如來亦爾隨所施為不作心意而與所益相應此蓋由三大阿僧祇劫熏習淳熟故得如是更無異法也
 心性自清淨 諸法唯一心 此心即衆生
 此心菩薩佛 生死亦是心 涅槃亦是心
 一心而作二 二還無二相 一心如大海
 其性恒一味 而具種種義 是無窮法藏
 是故諸行者 應當一切時 觀察自身心
 知悉由滌業 熏藏心故起 既知如來藏

依熏作世法	應解衆生體	悉是如來藏
復念真藏心	隨熏作世法	若以淨業熏
藏必作佛果	譬如見金蛇	知是打金作
即解於蛇體	純是調柔金	復念金隨匠
得作蛇蟲形	即知蛇體金	隨匠成佛像
藏心如真金	具足違順性	能隨染淨業
顯現凡聖果	以是因緣故	速習無漏業
熏於清淨心	疾成平等德	是故於即時
莫輕御自身	亦勿賤於他	終俱成佛故
此明止觀作用	竟上來總明	五番建立止觀

道理訖凡禮佛之法亦有止觀二門所言觀門禮佛者當知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悉與我身同一淨心為體但以諸佛修習淨業熏心故得成淨果差別顯現徧滿十方三世然一佛皆具一切種智是正徧知海是大慈悲海念念之中盡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盡欲救度一切衆生一佛既爾一切諸佛皆悉如是是故行者若供養時若禮拜時若讚歎時若懺悔時若勸請時若隨喜時若迴向時若發願時當作是念一切諸佛悉知我供養悉

受我供養乃至悉知我發願猶如生盲之人於大眾中行種種惠施雖不見大眾諸人而知諸人皆悉見己所作受己所施與有目者行施無異行者亦爾雖不見諸佛而知諸佛皆悉見己所作受我懺悔受我供養如此解建八時即時現前供養與實見諸佛供養者等無有異也何以故以觀見佛心故佛心者大慈悲是也又若能想作一佛身相嚴好乃至能得想作無量諸佛一一佛前皆見己身供養禮拜者亦是現前供養何以故以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故問曰前之一番供養實有道理可與現前供養無異此後一番想作佛身者則無道理何以故以實不見佛身假想作見即是妄想故答曰佛在世時所有眾生現前所見佛者亦是眾生自心作也是故經言心造諸如來以是義故即時心想作佛則與彼現前見佛一也又復乃勝二乘現見佛者何以故以彼二乘所見之佛實從心作由無明故妄想曲見謂從外來非是心作故即是顛倒不稱心性緣起之義是故經言聲聞曲

見又復經言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言
如來者即是真如淨心依熏緣起果報顯現
故名如來彼謂心外異來故言不能見也我
今所見諸佛雖是想心所作但即能知由我
想念熏真心故心中現此諸佛是故所見之
佛不在心外注唯是真心之相有即非有非有
即有不壞真寂不壞緣起是故勝彼二乘現
前見也又若我以想心熏真心故真心性起
顯現諸佛而言是妄想者道場會眾皆以見
佛之業熏真心故盧舍那佛在於真心中現

彼諸菩薩亦是妄想若彼菩薩所見之佛實
從心起見時即知不從外來非是妄想者我
今所見諸佛亦從心起亦知不從外來何為
言是妄想又復彼諸菩薩所修見佛之業悉
是心作還熏於心我今念佛之想亦是心作
還熏於心彼此即齊是故彼若非妄我即真
實問曰若一切諸佛唯由眾生自心所作者
即無有實佛出世答曰不妨一切諸佛出世
而即是眾生自心所作何以故謂由一切諸
佛一切眾生同一淨心為體故然此淨心全

體唯作一衆生而即不妨全體復作一切凡
聖如一衆生是淨心全體所作其餘一一凡
聖悉皆如是一時一體不相妨礙是故若偏
據一人以論心者此人之體即能作一切凡
聖如藏體一異中釋此義也由此義故一切
諸佛唯是我心所作但由共相不共相識義
故雖是我心能作諸佛而有見不見之理如
共相不共相識中具明以是義故若能方便
假想者此想即熏真心與諸佛悲智之熏相
應故於真心中顯現諸佛自得見之此所現

之佛以我假想見佛之業與佛利他之業相
應熏心起故此佛即是我共相識也是共相
識故即是真實出世之佛為我所見若無見
佛之業與佛利他之德相應熏心者一切諸
佛雖是我淨心所作而我常不得見佛是故
若偏據諸佛以論淨心即諸佛淨心作一切
衆生但佛有慈悲智力熏心故得見一切衆
生若偏據衆生以論淨心即衆生淨心作一
切諸佛但衆生有見佛之業熏心故得見一
切諸佛是故假想熏心者即心中諸佛顯現

可見所見之佛則是真實出世之佛若不解此義故謂釋迦如來是心外實佛心想作者是妄想作佛如是執者雖見釋迦如來亦不識也又復行者既如是知一切諸佛是心所作故當知身及供具亦從定心出生以是義故當想自身心猶如香藏王身諸毛孔內流出香烟雲其雲難思議充滿十方刹各於諸佛前成大香樓閣其香樓閣內無量香天子手執殊妙香供養諸最勝或復想自身徧滿十方國身數等諸佛親侍於如來彼諸一一

身猶如大梵王色相最殊妙五體禮尊足知身及供具悉是一心為不生妄想執謂為心外有復知諸菩薩所有諸供具悉施諸眾生令供養諸佛是故彼供具即是我已有知是已有故持供諸如來以已心作物及施他已者復迴施眾生供獻諸最勝入深入緣起觀乃能為此事此觀門禮佛止門禮佛者當知一切諸佛及以已身一切供具皆從心作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亦不得取於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無法能取此心相故若有能取所

取者即是虛妄自體非有如是禮者是名止門復不得以此止行故便廢息觀行應當止觀雙行所謂雖知佛身我身及諸供具體唯一心而即從心出生緣起之用熾然供養雖復熾然供養而復即知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無念是故經言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已身無有分別相此是止觀雙行也凡食時亦有止觀兩門所言觀者初得食時爲供養佛故即當念於此食是我心作我今應當變此踈食之相以爲上味何以故以

知諸法本從心生還從心轉故作是念已即想所持之器以爲七寶之鉢其中飲食想爲天上上味或作甘露或爲粳糧或作石蜜或爲酥酪種種勝膳等作此想已然後持此所想之食施與一切衆生共供養三寶四生等食之當念一切諸佛及賢聖悉知我等作此供養悉受我等如是供養作此供養已然後食之是故經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問曰旣施與三寶竟何爲得自食答曰當施一切衆生共供養三寶時

即兼共施衆生食之我此身中八萬戶蟲即
是衆生之數故是故得自食之令蟲安樂不
自爲己又復想一鉢之食一一米粒復成一
鉢上味飲食於彼一切鉢中一一粒米復成
一鉢上味飲食如是展轉出生滿十方世界
悉是寶鉢盛滿上味飲食作此想連八已持此所
想之食施與一切衆生令供養三寶四生等
作此想已然後自食令己身中諸蟲飽滿若
爲除貪味之時雖得好食當想作種種不淨
之物食之而常知此好惡之食悉是心作虛

相無實何故得知以向者鉢中好食我作不
淨之想者之即唯見不淨即都不見淨故將
知本時淨食亦復如是是心所作此是觀門
止門喫食者當觀所食之味及行食之人能
食之口別味之舌等一一觀之各知從心作
故唯是心相有即非有體唯一心亦不得取
於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無法能取此心
相故若有能取所取者即是虛妄自體非有
此名止門凡大小便利亦有止觀所言觀者
當於穢處作是念言此等不淨悉是心作有

即非有我今應當變此不淨令作清淨即想此穢處作寶池寶渠滿中清淨香水或滿酥酪自想已身作七寶身所棄便利即香乳酥蜜等作此想已持施一切衆生即復知此淨相唯是心作虛相無實是名觀門所言止門者知此不淨之處及身所棄不淨之物唯是過去惡業熏心故現此不淨之相可見然此心相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無念即名止門問曰上來所有淨不淨法雖是心作皆由過去業熏所起何得現世假想變之即從心

轉答曰心體具足一切法性而非緣不起是故溷中穢相由過業而得現寶池酥酪無往緣而不發若能加心淨想即是寶池酥酪之業熏心故淨相得生厭惡之心空觀之心即是除滅不淨之緣淨熏心故穢相隨滅此蓋過去之業定能熏心起相現世之功亦得熏心顯妙用也如此於大小便處假想熏心而改變之其餘一切淨穢境界須如是假想熏心以改其舊相故得現在除去憎愛亦能遠與五通爲方便也然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

轉但可閉目假想為之久久純熟即諸法隨
 念改轉是故諸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
 仙人等能得即事改變無而現有問曰諸聖
 人等種種變現之時何故衆生有見不見答
 曰由共相識故得見由不共相識故不見問
 曰菩薩神通與二乘神通有何差別答曰二
 乘神通但由假想而成以心外見法故有限
 有量菩薩神通由知諸法悉是心作唯有心
 相心外無法故無限無量也又菩薩初學通
 時亦從假想而修但即知諸法皆一心作二

乘唯由假想習通但言定力不言心作道理
 論之一等心作但彼二乘不知故有差別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四

卷八

十八

南嶽禪師止觀後序

宋 天竺沙門遵式述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
 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
 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

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祇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改彊名爲萬法之性體德無住彊名爲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爲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彊照照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爲心隨緣不變名之爲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爲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爲靜於是聖

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爲圓頓是爲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爲示物旨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爲不思議三德是爲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法自

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
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
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准河慧文
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
于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聖斯止觀之用驗
矣我大師惜之無間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
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
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
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
運到清涼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

海外道將復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
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鄮嶺解
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
朱公頤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大矣
哉斯法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
日之昇素影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卷八因序大
畧以紀顯晦耳三十一

音釋

迭

徒結切
更迭也

怕

白各切
安靜也

滄

唐丁切
水止也

恬

徒兼切
安也

膳

時戰切
具食也

鄧

莫候切
縣名

頤

亭歷切